



父债子还二十年

故事说的还是高邮独旗杆(原房主有八根旗杆,后家道中落,卖给王家时只剩一根。高邮人称独旗杆王府有王氏独树一帜之意)王府的事。

嘉庆登基初年(1796),有心除掉弄权而又贪腐的大学士和坤。和坤一直是乾隆宠臣,嘉庆有投鼠忌器的顾虑。正此时,王念孙挺身而出,引经据典,历数和坤罪状,带头弹劾和坤,因此深得嘉庆信任。此举也被世人称为“凤鸣朝阳”。

嘉庆四年,王念孙被朝廷委以重任,署直隶永定河道。道,指道台,亦称道员。官员级别在知州之上,一般四品。负责一省粮食监管的称粮道,负责河工修建的称河道。王念孙正是永定河道。

永定河原有浑河、无定河等称谓,它的上游是黄土高原,河水含沙量大,有“小黄河”之称。因泥沙淤积,形成地上河,故称作“无定河”。永定河是京畿及河北的一条重要河流,有人称是北京的母亲河。这条河流清代初期中期经常泛滥,淹没农田,阻滞生产,百姓苦不堪言,经常上书呼吁给予治理。康熙前历代朝廷只是小修小补,无济于事。康熙三十七年(1698),朝廷花大量人力物力加固堤防,疏浚河道,希望从根本上治理这条河,康熙并命名该河为“永定河”。几十年波平浪静,时光易逝,至嘉庆年间,永定河又开始作怪。

嘉庆六年,王念孙因河堤多处漫口,被弹劾罢职。仁宗念他一向兢兢业业、勤勉治水的表现,特命他留下督办河工。工程竣工后,又赏他主事的官衔。河南衡水楼黄河决口,王念孙受命前往查勘,又受命奔赴台庄治理河务,不久被授予山东运

河道,在任六年,复调任永定河道。

那一年,正值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在引河利运(引黄河水以利运输)问题上意见不一。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引黄河水的利弊,这当然也涉及永定河。于是嘉庆帝召王念孙入京决定是非。王念孙上奏说引黄入湖,不能不稍有淤塞,但暂时实施并无害处。嘉庆认可了王念孙的主张。谁知第二年永定河又暴涨,漫过河堤,造成大灾。造成灾祸的主要原因应是上游水量大大超过往年,但人们自然也想到引黄河水泥沙沉积的原因。灾难发生后,王念孙站在溃决处,看着被淹的农田屋舍,一下子老泪夺眶而出。他自己引罪,主动要求赔偿溃堤成灾的经济损失,计两万七千多两白银。王念孙是四品官员,年俸仅三四百两,加上养廉银,一家人不吃不喝也就七八百两。王念孙为官清廉,从不贪不占,虽然一家人节俭度日,这笔银子至死都未还清。王念孙病势沉重之时,曾把儿子王引之叫到跟前,嘱他无论如何必须替他偿还完这赔偿款,这样他在九泉之下才会安心。王引之听了连连点头,他让父亲一定放心。

王引之夫人沈氏,生于富贵之家,一向知书识礼,善解人意。她节俭持家,支持王引之还父债。

道光皇帝继位后,按例大赦天下,其中包括在嘉庆年间欠下的罚俸可以上书豁免。这时,周围人就劝王引之,赶快上书要求免除陈欠罚俸,这是皇帝恩德,你不乘此时更待何时?

王引之在家反复思考了几天,最后还是决定要求继续还债。他动笔书写呈文又很纠结,如何措辞,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

王氏父子塑像

他的呈文草稿被夫人沈氏看到了,她说:你这样写不好。不是沈氏熬不了这清苦的日子,主动想豁免。而是你这样有违圣意。她指着呈文草稿上的一处文字说:论功行赏,循规罚俸,皆归于天……必奖必戒,无违法度……她顿了顿又说:依愚妇之见,功过生,系于人而不在乎于天。夫子为臣,更不可推托。这里应写成:皆系于人……必奖必戒,无违天子。王引之听了,连连点头称是。沈氏抿嘴一笑,又说:下文的臣必报君恩,子应还父债一句,也还有问题。王引之惊愕,这句怎么个有问

题?沈氏又抿嘴一笑,说:这句不需大动,词序调动一下,可能更好。于是,她建议把原句改成:君恩臣必报,父债子应还。王引之连连称是。这句既谢皇恩浩荡,也表达了子还父债的意思。

王引之按沈氏的建议,修改了上书,呈奏皇上。皇帝见呈文,龙颜大悦,恩诏天下“凡应交官项由子孙代赔者查予豁免”。这样,王引之被免去了七千两白银的父债。

多少年过去了,王氏父子父债子还的事成了脍炙人口的佳话。

王引之严责盐大使

明清时期,盐业是官家垄断的,朝廷在扬州设立了“两淮都转盐运使”。这个盐务管理机构有个“巡盐御史”职务,也是明清在两淮地区专有的官职。因此,做盐生意的商人都聚集到扬州。清朝的扬州是中国的经济中心,相当于今天的上海。扬州的富庶主要是盐商。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,经营食盐自然稳赚不赔,利润丰厚。

清代乾嘉年间,扬州盐业生意遍及全国。当时除巡盐御史之外,官场上直接控制盐商的官吏叫盐课司大使,简称盐大使。这大使虽说是个八品小芝麻绿豆官,可权力大,油水多,富比二品三品。为保住这肥缺,盐官大多捧上压压,左右逢源,发横财。因此,扬州一带盛传:一任盐大使,赛过活财神。这些盐大使完全靠歪门邪道上位发财,胸中没有几滴墨水,心里

更无远大抱负。一旦得志,腰包鼓了,头脑热了,就飞扬跋扈,为所欲为。王引之在京城为官,听说扬州盐大使为所欲为,不可一世,很想收拾一下他们。

一年春天,王引之身着便服,带着一便衣随从,专程从北京到扬州亲戚家祝寿。到了北门已是中午,亲戚住南门,赶过去已过晌午时分。此时王引之因一路颠簸,已是又饥又渴,就想在北门歇歇再走。于是走进了一家面馆。坐定,点单,然后就静静地等待。

一会,门外走来一肥客,此人肥头大耳,满脸油光,上身着白湖绸对襟衫,下穿黑丝纺阔脚裤,手上摇一把折扇,身后跟着一全身黑的打手样的仆人。那人进门也不看别处,就一屁股坐在王引之座位的上首。王引之见来人不讲礼节,也没理睬。一会,跑堂的手持托盘喊着“来了”走

过来,一眼看见盐大使在座,忙满脸堆笑,点头哈腰,还将本该送给王引之的饺面给了“肥头”,又涎笑着说:大使请用!这盐大使习惯了奉承,眼也没抬,就用筷子在碗里拌了两拌,便呼啦啦享用起来。一会吃完,便起身准备离开。

王引之见此,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下子站起,对跑堂的说:这位食客还没付钱,就要走了。那盐大使见有人敢拦住他去路,立即火冒三丈。他一拍桌子,手就指向王引之,他想教训一下这个大胆的人。由于用力过猛,桌上的饺面汤水倾覆了下来,不偏不倚全都泼在了自己裤子上的私处,盐大使痛苦而尴尬。于是大声呵斥:哪来的穷小子,光天化日之下,敢在老子面前耍泼!反了,反了,真的反了!替我把这两个带回去!

这店家一看事情不妙,他怕盐大使发起火来难以收场,就忙出来劝王引之向盐大使赔礼道歉。周围的顾客也都过来劝说:让人不亏本,舌头打个滚。王引之拱手对众人行礼,说:多蒙各位关心。可今天失礼的不是我。我是先来,他是后到。岂料他目中无人,很没礼貌,吃完不给钱就要开溜。我没做错什么,怎么能向这种人道歉赔礼?有人轻轻说:他是盐大使,横得很。王引之说:盐大使就可以不讲道理?这是哪里的规矩?盐大使骄横惯了,见王引之并不买账,就横眉竖目,催促仆人快快绑了王引之。王引之有察访使命在身,不便在饭店等公开场合亮明身份,他就想看下这个盐大使能到底把他怎么样。正紧急关头,王引之的随从从一个箭步上前,用小臂拨开那黑汉来抓王引之的手,另一只手对着黑汉轻轻一击,黑汉就踉踉跄跄退出三五步。盐大使吃惊不小,正欲再施淫威,随从从怀中取出王引

之名帖,向主人稽首说:大人不要惊慌,小人这就去通报知府,看他还敢嚣张。说罢,一阵风去了。这盐大使一看,知道王引之来头不小,一时不知所措。平时骄纵惯了,就这般认账,他还没有过;再横下去,看来不得好果子吃。那黑汉上前耳语:我多叫几个兄弟来吧?盐大使不耐烦了:去去去!黑汉便退到了一边。这边围观的看盐大使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都轻声议论,这回大使碰到真神了。胆大的还露出幸灾乐祸的鄙夷之笑。

不一会儿,扬州知府穿着朝服,急急躬身走进店堂。见了王引之,纳头而跪,连声说:大人驾临,卑职未能迎迓,望大人恕罪。王引之弯腰扶起知府,说:请起。我是私服,不需远迎。只是这位盐大使已经给我见面礼了。知府连忙说:这大胆狂徒,竟敢侮辱朝廷重臣,我当依法严惩。请大人息怒。这回盐大使见四品知府都如此重礼,两腿早已打软,瘫倒在地。一边浑身筛糠,一边冷汗如雨,与先前判若两人。王引之转身看向盐大使,严厉地说:朝廷委以重任,让你们管理盐政,你们当兢兢业业,尽心尽职,不负朝廷重托。可你们都在做什么?我在京城就听到你们自以为重权在握,捧上压下,胡作非为,横行一方,大肆敛财,怕是罄竹难书。你们听着,有因必有果,有恶必有报。回头对知府说:这个盐大使交你处理了!周围的人听了王引之的话,似乎都出了一口恶气,情不自禁地都鼓起掌来。知府弯着腰,连连点头道:一定谨遵大人吩咐,一定!

知府备轿陪王引之向城南而去,走得很远了,盐大使才敢抬起头来。再一看自己从前襟到后背都已湿透,不禁惶恐得想生出个地缝钻进去。

本版文字来源于《史话高邮》



高邮王氏纪念馆